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生花夢

第三回 安排巧計淫尼借巧遇以興災 硬拉奸情烈婦為奸夫而殉節

詞曰： 烈焰殃身，毒鋒銷骨，饒他智者逃難脫。安排巧計入牢籠，張施密網為營窟。術侍錢神，家藏金穴，憑他何處申冤屈。當途能籍孔方回，浮沉沉有陰謀合。

右（上）調《踏莎行》

話說康夢庚聽韓者兒說，屠一門用狠計要害姜氏，便不平道：“此婦恁般貞烈，真可與日月爭光，為天地振氣。這廝反用什毒計陷害他，人之無良至此！”韓老兒道：“那日姜氏正腹痛臨娩。不料屠一門因前日三番四覆勸他不轉，心下懷恨，遂與屠六算計，屠六道：‘他反因安居無恐，恃著驕慢，還不曾嘗我們的利害。如今略用小計兒，弄他個七死八活，經此苦楚，那時怕他不低頭從順？’屠一門道：‘說得有理。如今用那道兒計好？’屠六道：‘一些不難。祇消夜裏放起火來，燒掉他房屋，等他無處安身，燒完他家伙箱籠，使他衣食斷缺。那時他要飯喫，要衣穿，要屋住，怕他不走那一條路！’屠一門拍手狂笑道：‘果然好計。’即守到更深夜靜，帶了火種，兩個悄悄到他門首，把些乾柴，從戶檻下煨將起來。一時間煙塵頓起，烈焰騰空，可憐延燒鄰裏數十餘家，不分玉石，盡成灰燼。”

‘幸得姜氏臨產肚痛，尚不曾睡，聽見火起，慌了手腳。卻待搬搶些東西出去，無奈疼痛難行，又見火勢來得甚快，祇得空身捧定肚子，勉強逃出後門。已是教場，回頭望著火光，一發凶猛，眼睜睜看那房屋什物燒得罄盡，哭個半死，反因走動了幾步，腹中一陣疼來，坐倒草地上，胎已下了。可憐姜氏，血暈在地，又無人在旁扶他一扶，叫他一叫。半晌纔得蘇醒，滿身血污，苦不忍言。祇得掙起手來，把胎衣褪去，卻喜是個男身，便向地下拾塊碗片兒，割斷了臍帶，解條裙子，把小兒裹好。’韓老兒說到此處，便禁不住痛哭起來，康夢庚也覺心慘，墮了些淚。

韓老兒道：“姜氏此時欲待再走，卻又掙不起來。正叫苦叫屈，祇見一人，手提著盞燈兒遠遠走來，各處照看照著姜氏，就立住了腳。姜氏定睛一看，原來是個少年尼姑，心下歡喜，便道：‘師父救我一命。’那尼姑道：‘娘子分娩了麼？怎麼不到家裏去？’姜氏道：‘這回祿之處，便是家下，已遭焚毀。’尼姑道：‘這怎麼處？我欲待攙扶你到那裏去，安置了纔好，祇齷齪齷齪的怎麼著手？’姜氏道：‘出家人慈悲為本。’又道：‘救人一命，勝過七級浮屠，願師父方便。’尼姑道：‘佛門清淨，本不好沾染，但救人危難，也是陰德。我的淨室去此不遠，到我那裏歇歇再處。’說罷，便扶他起身。姜氏靠定尼姑肩背，一步一步挨到他淨室裏。’康夢庚道：“這等虧著那尼姑了。”韓老兒道：“咳！相公便這般忠厚信人。你見出家人真個有好人麼？這尼姑叫做徹凡，從幼處女在家，便與那屠一門，奸情敗露，沒奈何出了家。淫心未改，仍舊往來，恐庵院裏露人眼目，不好出進，屠一門有三四間小房兒，高柳長松、假山花木，點綴得十分幽雅，在教場左側沒人往來之處，與徹凡住下，將個維摩精舍，做了蘭房洞天。這夜既放了火，算定姜氏必出後門躲避，故預先囑咐徹凡，到火起之後，往教場裏尋救姜氏回去，做個脫鉤入網之計。”康夢庚道：“這奸惡，何苦用此深機，壞人節行。”咬牙切齒，十分憤恨。有隻《掛枝兒》嘲那尼姑，道：

小冤家，囚什的，披緇入寺？為奸情，弄破了，剪下青絲。助奸謀，假慈悲，要壞人的節義。他的心不轉，你的禍怎辭？若是勸轉他心兒，也這籌兒，又僭了你。

韓老兒道：“其夜，姜氏挨到了徹凡家裏，洗淨身子，湔滌衣裳，又脫下件舊衫兒，改些小衣服，與兒子穿好。自此屠一門反不便往徹凡淨室裏來，倒是徹凡常到屠一門家裏去就教了。過了月餘，徹凡漸漸把言語打動他，姜氏道：‘我丈夫雖則必死，然兒子自可成人。苟有無恥之行，則生不能對孩兒膝前，死何以見先夫於地下？’尼姑見他說話如此激烈，知不可強，便不好多說，祇得再瞧機會。”

‘卻說婁仲宣，向在獄中，一切調養之費，都是姜氏把簪環什物當賣了供給他。及回祿之後，絲寸無存，卻一心一意恐丈夫喫苦，仍是勉強支持送去，從不曾斷缺他。故婁仲宣還不至十分凍餒。’康夢庚道：“既絲寸不存，又從何處支持？此話令人不解。”韓老兒道：“相公，非是我說話不明，實有個說不出的隱情在內。”康夢庚道：“有甚麼隱情？忝在肺腑之知，何妨明示。”韓老兒道：“論他操守嚴肅，情無假借。屠氏利誘，既難勸其堅心，親族惡薄，又不甘於稱貸，有何別的方法？祇得每日抱著孩子，瞞過尼姑，悄然到這些大人家宅內，向奶奶小姐們哭告苦情，求討些兒，沿路買些食物，親自送至監裏，與丈夫見一面兒，痛哭一場。那些大家內眷，有可憐他的，一兩、五錢倒也容易肯捨。”康夢庚大讚道：“賢哉！烈婦。為夫矢節，為夫辱身。當此流離患難之際，而能順承有節，大行無虧，可謂善於處變，動合經常。極千古須眉丈夫所不堪處之境，而一女子恬然處之，真為可憐，真為可敬！”

韓老兒道：“後來屠一門因見他滿心守著兒子，不肯毀節，又與屠六算計，要將他母子拆散，便好割絕他的念頭，遂暗暗與徹凡說知。

一日，徹凡向姜氏道：“空門了寂，佛法無生。這位小官人卻日日啼泣之聲聞於戶外，甚為不雅。且焚修之地，糞污穢濁，可不壞亂戒律，犯瀆清規，惹人譏議！今此處難以相留，娘子若有親戚人家，可另移居住，方為兩便。”姜氏听了喫驚道：“向蒙師父大德，幸賴棲身，今何忽然相逐？但我雖有親戚，皆勢利惡薄，今一身狼狽，突然上門，豈不厭惡？況丈夫犯事在獄，誠恐連累，斷不容留。還望師父垂憐見容，感恩非淺。”徹凡道：“若止娘子一身，荒居雖陋，何不可安？但這小官人甚為不便，故斷難以從命。若娘子必欲借此依身，除非，我有個愚見，實為兩便之道，若娘子肯依，不妨久住，倘尊意不決，祇得任憑見怪，斷難相留了。”姜氏道：“師父既有妙裁，願即吩咐，苟為可從，萬無違命之理。”尼姑道：“我的薄見，欲將小官人揀個好人家，暫時承繼了出去，則娘子既免飄零，小官人亦為得所。他日娘子另立家業，仍可歸宗，豈不彼此兩全？娘子以為可否？”姜氏含淚道：“事到如今，除非此說可行。然恐人家萬一不良，叫我如何割捨得下？”徹凡道：“我有個相熟施主，夫妻兩口，忠厚好善，他纔死了一位小女兒，正好接乳，還你停當。”

兩下說妥，揀了好日，承嗣出門。相公，你道把那孩子承繼到那一家去？卻就是我老夫婦替他撫養。康夢庚道：“如此，極妙的了。”韓老兒道：“有甚妙處！彼時老荊生下個女兒，未周而夭。祇因徹凡在我家走動，故此說來。這日準備素齋，他兩人親送兒子過門，見是可托，大家安心樂意。”

‘屠一門聞得徹凡用計，把他兒子分遣開了，既已剪斷他葛藤，心裏自無掛系。因又令徹凡再三曲勸，誰知姜氏心如鐵石，斷不可回。屠一門智窮力竭，無法可治，祇得又與屠六算計。屠六道：‘他總恃著貞節兩字，使人便難干犯，故再不能下手。如今除非設個法兒，喪他的志操，壞他的名行，使他說不出貞節兩字，便有機會可乘。那時我我穀中，怕他走上天去？’屠一門听了這話，直快活得在地上打滾，忙道：‘我的親爺，用甚妙方兒破他節操？’屠六道：‘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便不怕他不陷在我圈套中了。’屠一門點頭道：‘好計，好計。’兩人竟去，與徹凡照會而行。’正是：

狐虎弄奸術更奇，陰謀不與爾先知。

殃由譖口渾難辨，更向何方訴屈詞。

‘那日姜氏同徹凡正喫早飯，祇見兩個青衣圓帽的人走進來，向徹凡作個揖道：‘我家奶奶死了一位小姐，要借重師父們，做些薦亡功德、兼九晝夜水法道場，必請得七八眾纔好，故此著我兩人來說，今夜就要鋪供的。’徹凡道：‘如此有勞二位，少頃我去轉請了就來，且坐坐喫茶去。’二人道：‘不消了。祇求師父早些，奶奶懸望哩。’說罷，出門去了。徹凡向姜氏道：‘這是本城大鄉宦家，最肯出手的施主，今日不得不去，但娘子一人在此冷淨，怎麼好？’姜氏道：‘莊嚴佛境，怕什冷淨？’徹凡道：‘不是這等說，內

裏多有什物，你一個人照管不到門戶。我有個寡嫂獨自在家，待我央他來，陪伴娘子睡罷。’姜氏因想一想道：‘門戶干系倒是一樁大事，幾乎擔當在身上，萬一有些差池，豈不怨殺？’便應道：‘既尊嫂肯來，極好的了。’徹凡喫完了飯，出門而去。

到午後，果同一位三十多歲的婦人進來，一身縞素，滿面痴肥，高髻長裙，略無豐韻。徹凡向姜氏笑說道：‘我家嫂嫂來陪伴你了。’姜氏連忙接著。大家見個禮兒坐下，徹凡道：‘奶奶那邊等我，不好遲慢，我要去了，你們兩個自去收拾晚飯喫罷。祇門戶要謹慎些。’那婦人道：‘我自會照顧，你放心去便了。’徹凡欣然出門。”

是夜，兩人喫過晚飯，洗了手腳，一床而臥，姜氏睡到半夜，忽听外面人聲喧鬧，門戶響動。姜氏大駭，叫那婦人，已是睡熟，連忙把手推他，再推不醒。祇听外面門已打開，大呼大喊。姜氏疑是強盜，不敢聲張，祇把這婦人亂推。這婦人口裏啣唔夢囈，祇不肯醒。姜氏著了急，忙穿起衣服，坐在床中靜听，祇聞人聲漸漸進來，大叫捉奸，已到房門口，將房門一脚踢下。見二三十個大漢，拿繩的拿繩，持棍的持棍，甚是凶險怕人，明燈火把，照得雪亮。眾人大嚷道：‘好個節婦，如今弄出來了！’姜氏忙道：‘冰清玉潔，弄出甚麼來？’眾人道：‘偷漢婦人，偏會嘴硬，現窩藏著漢子，還說冰清玉潔？’祇見一人突然上前，不由分說，取繩子把姜氏縛了。姜氏亂哭亂跳，那裏睬他。又一個大漢把那個婦人一把扯起來，也將繩子拴住。姜氏哭道：‘我兩人又不犯罪，何故以非禮相加？況又誣執奸情，陷入不義，這那裏說起？’內中一人道：‘明明白白，奸夫現在，還要抵賴！’就一把扯掉那婦人的褲子，果然直挺挺一具陽物。姜氏不知就裏，大喫一驚，知已中計，便欲尋死，眾人那裏容他。徹凡家裏東西秋毫無犯，但擒著兩人出門去了。”

康夢庚大駭道：‘這是甚麼緣故？’韓老兒道：‘相公，你道那穿白的婦人端的是那個？原來不是女人，卻是屠六的兄弟屠八扮做的。那屠八也是個無賴，慣在外面代做更夫，替人打棒，原是徹凡私下的貼漢。因他生來聲音細軟，象個婦人口角，故此屠一門叫他假扮。是夜與姜氏同睡，卻不敢脫下裏衣。屠一門又曉得姜氏烈性，故再三吩咐他，莫要妄動，恐驚散了此事，反做不成。屠八知道家主利害，怎敢不依。故假做酣睡，使眾人到床上一窩拿住。那些眾人也不是地鄰，那領首的就是屠六，其餘俱是屠一門養在家中、慣做劫殺勾當的幫身健漢。就是昨日來請徹凡做功德的，也不是宦家大叔，卻是屠一門左右使喚的書房小廝。眾人假意把屠八攆打，身上卻不曾著拳，早把穿的一件女衫扯得粉碎，把來撩開，滅了改扮婦女的蹤跡。又假意做好做歹的，與他一件布衫穿了，仍妝做個男子，竟生生扭做姜氏的奸夫。’康夢庚听了，更加不平，便怒罵道：‘那壞良心、滅倫理的狗男女！祇此一事就該萬剮了！’有首《西江月》詞為證：

天道原無生殺，人心自有刀兵。惡風吹雨萬枝橫，險把芝蘭聚殞。已見殃生衽席，誰看劍落豐城？冰霜節操較同清，千古動人悲憤。

韓老兒道：‘屠六那一伙人把兩人拴縛出門，拖的拖，扯的扯，拿到丹徒縣裏。眾人硬著狠心，百般辱罵。此時姜氏，可憐欲死不能，百口莫辨，祇得忍著羞恥，哭到天明。原來知縣暗地裏先得了兩名長夫禮兒，故清早就坐了堂，帶這一起人人去審問。屠六先上去，稟道：‘人們是地方鄰裏。突有斬犯妻仲宣的妻子姜氏借住尼庵，久有丑行，因無實據，不敢報官。昨日尼姑出外不歸，眾人見這漢子閃身入內，誠恐事露之後地鄰便有干系，故此糾齊鄰裏搜捕，果在床上雙雙的拿了出來。真奸實犯，欺不得眾人耳目。故帶齊在此，候老爺明斷。’知縣是預先照會的，心下已是明白，便叫眾人上去，略問問兒，卻眾口一詞，與屠六所稟無異。知縣就喚奸夫上堂。屠八也並不抵賴，祇說道：‘小人不合一時狂妄，致與姜氏通奸是實。’知縣便拔下四根簽來，把屠八打二十大板。那屠八是替打慣的，那裏在心上，且明知是樁好生意，故略不討饒，褪衣就打。

知縣又叫姜氏上去，姜氏哭拜道：‘老爺厚照之下無微不至。念婦人堅持節操，素守家風。夫遭覆盆之冤，家罹祝融之禍，故寄食尼庵。尼姑逼勒婦人改節，恨婦人不從，故令奸惡假妝婦女，佯呼寡嫂，計賺同床，欲壞婦人節行。皆奸尼之毒謀，然婦人實未失身。今且無從可辨，祇天地鬼神鑒此心跡。伏望老爺開恩一面，電釋奇冤，感且不朽。’知縣拍案道：‘既尼姑有計，聯床之際，便該叫破裏鄰，拿獲正法。怎彼時不言？今同床捉獲奸夫，反以未失身為辨，豈非理屈詞窮！若此人果如魯男子，見色不迷，又何為假扮婦人，賺入房戶？情蹤顯見，尚欲支吾強飾。’便叫拶起來，皂隸喝動刑。可憐名閨弱質，十指連心，姜氏大痛無聲，昏迷幾死。知縣就定了供，便討收管。屠六忙上去稟道：‘姜氏系妻仲宣之妻，仲宣謀命劫財，已擬強盜殺人之律，姜氏合行官賣充餉，不應遽取收管。’知縣總是因財曲直、憑人好惡的，何所不可。便抽一根簽，用朱筆批著：‘姜氏限三日，賣銀二十兩入庫。’不由分說，便押了出來。’康夢庚听到其間，不覺頓足大恨道：‘冤哉，冤哉！天眼可在？竟容此獸孽！把個節烈兩全的賢婦污蔑至此。’

韓老兒道：‘姜氏這時呼天無路，搶地無門，豺狼滿前，身不由主，被眾人推到縣門首。暗想：‘非刑入罪，官著賣身，羞辱已到極處。’見旁邊有兩座大石獅子，便欲觸死於上。忽又轉一念道：‘我這一死何難，但尚不是死的時候，丈夫在獄，若無親人照管，必至並餒而亡，此必何忍？況兒子尚幼，未知父親含冤。今若即死，徒飽臭名，此恨終於昭雪。莫若忍辱偷生，以冀報復。雖侮辱橫加，祇相機順受便了。’轉立定主意，遂無死念。誰知姜氏卻一心懸念丈夫，不忍輕死。那曉屠一門恐他尚系有夫婦女，不肯易操，隔夜已將銀子買囑知縣，把妻仲宣登時討了氣絕已死，在牢裏做怨鬼了。’康夢庚捶胸痛恨道：‘這廝操縱生殺，其心愈毒，其手愈辣。神明三尺，委之何地耶！’

韓老兒道：‘當下二三十人亂推亂擠，沖出街中。不期有頂大大的綢幔官轎抬過，被眾人一擁轎杠，隨勢一歪，前面的轎夫已是絆倒，連轎內坐的也幾乎跌翻出來。虧得後面跟轎的慌忙上前扶定，歇下一邊。姜氏看時，見前面有五六個僕婦，後面又隨著三四個齊整家人，氣概軒昂，疑是官家內眷。祇听轎內嬌滴滴的聲音亂嚷道：‘這一起甚麼人，卻哪些放肆？快查明了，便好送官！’眾人稟告道：‘我們是縣裏審了官司出來的，實是粗莽，驚犯了奶奶，望乞恕罪。’轎內問道：‘審的甚麼官司，卻有這許多人犯？’眾人道：‘是為奸情事的。我們都是地方鄰裏。’轎內又道：‘那一家的人？官府怎生發落了？’眾人道：‘婦人是妻仲宣妻子姜氏，現押著官賣哩。’轎內驚問道：‘姜氏常到我家求助，為丈夫監中調養，實乃貞順兩全，素所敬服，為何犯這事情？定是有人傾陷。今官府要多少銀子？’眾人道：‘大爺批定二十兩。’轎內道：‘這也小事。你們不消多人，祇著一個到我宅裏領銀子與他完官，這姜氏留在內宅陪伴小姐。’說罷，轎夫仍抬著去了。眾人帶姜氏，隨定轎子，緩慢而行。’正是：

事到迷人人轉迷，暗中歧路失高低。

春風金屋腸堪斷，賺入牢籠是此時。

康夢庚道：‘幸虧了這宦家內眷，姜氏方免憑凌之苦。’韓老兒道：‘相公又認真了。這是屠一門伏下的暗計，命僮僕婦女扮成此局。屠六那一起人都會意，等他轎子抬來，故意一撞，轎夫也假做絆跌，妝這腔兒，無非要把姜氏誘入虎穴的意思。’康夢庚跌腳道：‘罷了！姜氏不能生矣。’韓老兒道：‘這日跟到屠家，卻從後門而入，故不知不覺、彎彎曲曲、領到個僻靜的去處。姜氏還道那轎內的女人必來面話，過了半日，但見丫頭端出酒飯，放在桌上，卻教他獨喫。姜氏心裏倉皇，那裏喫得下去。少頃，又把床帳被褥鋪設起來，說道：‘娘娘喫苦了。請安穩自在些，莫要煩惱。’說罷，收拾碗筷自去。姜氏覺身子狼狽、十指皆折，痛不可忍。祇得到床上靜息片刻時。朦朧合眼，祇見丈夫立在面前，哀哭道：‘我昨夜已被屠賊買囑縣官，討了氣絕，死在獄中。你為我守志，歷盡苦楚。此處乃屠賊家院，你已墮入火坑，永無出頭日子，祇今晚便是絕路了。’

說罷抱頭痛哭。姜氏直從魂夢裏驚跳起來，一身冷汗。知丈夫已死，陰魂未散，來此決絕一番，遂放聲大慟，肝腸摧裂。丫頭聽見，都來勸他，見他哭得嗚咽淒慘，便鐵石心腸，也禁不住要墮下淚來。姜氏向丫頭道：‘你們的計較，我已盡知。屠賊千算萬計，殺我一門，毀我名節，冤沉海底，屈陷覆，盆總不過淫惡兩字。今身落虎口，豈有完軀。生不能碎屠賊之屍，死且當索屠賊之命！’丫頭听他說出底裏，嚇得頓口無言，轉身就走，待要報聞家主。姜氏也隨後走出房來，尋個終身道路。過了兩重庭戶，祇見有口小小井兒，便道：‘這是我的下場了。’乘其不意，便縱身跳入，撲通一聲，丫頭慌忙回看，叫聲：‘不好了！’報與屠一門。屠一門急叫撈救，命已斷了，不勝惱恨，大跳大罵道：‘我為這賊婦用盡心機，不想究成畫餅！’轉遷怒於眾丫頭，俱打個半死。”

康夢庚嘆道：“死得可憐！我雖未見其冤，祇老丈說來，已自傷心刻骨。”後人有詩弔之云：

其一：

死貞死烈復何傷，痛爾無端中伏殃。
魂斷五更花下雨，冤飛六月海頭霜。
猿啼夜壑偏凝血，蝶亂東風總斷腸。
誰謂聖朝無冤事，可憐淑女負綱常。

其二：

痛哭春風萬卷詩，千秋生氣壯蛾眉。
香魂早已隨青鳥，怨血先應化子規。
趙母至今還抱影，娥冤猶古尚含悲。
饒他遇法藏金穴，天道昭還未可知。

韓老兒道：“屠一門見姜氏已死，方斷絕了念頭，把屍骸悄悄抬到園地裏埋下，外邊影響不知。過了年餘，忽想起姜氏所生之子尚在我家，萬一長成，有些知覺，便想報仇，豈不反害在他手裏？莫若先下手為強，剪滅根芽，方無後患。雖蓄念已久，卻無機可乘。後來聞知孩子出了痘瘡，他便乘機叫個精細小廝，扮做方上醫士，自言專治痘科，在門首談天說地，滿口誇張：‘某人家是我醫好，某人家是我包活……’我老夫婦愚蠢，听他說的有手段，便請進門。那廝看了，說一服便可回生，發了藥劑。老夫婦不知是計，煎來孩子喫了。不上半個時辰，頭已發腫，滿身燥裂，流血而死。所以老荊昨晚想起兒子，不禁痛哭怨恨耳。”

康夢庚怒說道：“此計更慘毒！屠賊傾害婁氏一門，可謂無情類矣。如今屠一門與屠六兩個凶惡可在麼？”韓老兒道：“舊年屠六差往南京，遇了風水，死在江裏了。”康夢庚道：“蒼天有眼。”韓老兒道：“祇屠一門尚未有報。如今愈加兇橫，日日在京口驛裏，把截驛糧，將驛裏官兒弄得七顛八倒，誰也敢與他爭抗？那些驛夫，口糧分毫不給，餓死大半，莫不飲恨切齒，怨聲載道，卻敢怒而不敢言。這都是真情，因相公下問，不敢不說。但相公切不要輕易傳揚，惹是非害我。”康夢庚道：“多承見教，豈敢妄言。但頗費長談，勞神已極，不好留你扳敘。”便取兩幅手帕兒送他，韓老兒再三遜謝，祇得領了，拱拱手別去。

康夢庚因想此事說得歷歷有因，與昨夜老婆子之言相合，知非虛假，便道：“天下有如此窮兇，尚且漏網不報。我自幼肝膽決裂，遇不義之徒，輒欲拔刀相向，激揚壯氣，正在此時。況冤情非常慘烈，怨氣如何得散？今忽出彼之口，入吾之耳，天意定欲假手於人，以彰生殺之權，剪除兇害，亦名教中之盛事。不然，天生我這一腔正氣何用？”料想那廝祇在驛前，便袖著利刃，瞞過家人，獨自個步出城來。

祇見驛前許多人擠著廝打，內中一人，打得可憐，滿身青黑，頭眼歪斜，血噴滿地，祇跪著叫“屠爺饒命！”那人還拾起大石塊，劈頭打來。康夢庚看得分明，知即是屠惡。便故意問道：“綽號叫做屠一門的，想就是你麼？”那人回頭一看，見是個十二三歲、一個眉清目秀的孩子家，卻不看他在心上，便道：“我老爹的尊號，小子們問他怎的？”康夢庚見是不錯，便在袖中摸出匕首，攔腰一刺。屠一門不曾提防，正中脅下，一跤撲倒。康夢庚恐他未死，又往心窩裏一刀刺進。可憐數十年的積惡一旦死於利刃。當下驚動了地方捕快，俱來獲住。

恰值貢鳴岐的座船正歇攏來，親眼見康夢庚少年正氣，十分驚異，便請他到舟中，問起姓氏履歷，已知是同年之子。康夢庚遂將韓老所言之事，從頭到尾備述一遍。貢鳴岐听得毛髮悚然，便道：“屠賊之惡，一死不足蔽辜，賢侄殺一人以生千萬人，此不世義舉，豈可輕為認罪？我與府尊有桑梓之雅，當力為辨白此事。”便吩咐治酒，與康夢庚獨飲。自己卻換了青衣圓帽，扮做家人模樣，叫家人暗暗藏著方巾大服，悄然把腳船攏到船旁，三四個人，反撐到對河上了岸，轉過吊橋，渡進城去，會府尊說話。祇因這一會，有分教：借情面以行公，為憐才而鞠鬼。且听下回分解。